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四目次

清正

三國吳

鄱陽太守魏周休騰

晉

尚書令陸祖言納

尚書僕射孔安國

散騎常侍丁世康潭 子話附

中書令王子敬獻之 子靜之附

宋齊梁陳

祠部尚書王伯重鎮之

左衛將軍謝景先述

侍中謝弘微密

御史中丞孔彥琳琳之 弟秦之 子邈附

侍中王少明悅之

黃門侍郎虞茂瑶玩之

尚書左僕射王季希延之

祠部尚書虞景豫悰

東觀祭酒虞士恭愿

戎畧將軍虞次安寄

唐

吏部尚書錢蔚章徽

宋一

翰林學士詹存孝騤

翰林學士錢醇老藻

朝請郎錢景謀

秘閣檢理王介

翰林學士錢穆父勰

白牛居士陳令舉舜俞

祠部員外郎強幾聖至

右司員外郎吳師禮

給事中傅子駿崧卿

福建提舉吳夸約詳 子述若附

華陽令唐恕 弟意附

潮州判沈次仲造

翰林學士毛達可友 弟奎子开附

吏部郎李彥淵執

刑部郎史祺孫

虹縣尉徐端益

殿中侍御史沈德侔畸 子濟附

浙江提點刑獄王與正師愈

細高居士王槐卿中甫

吏部侍郎應仲實孟明

吏部侍郎閭丘逢辰昕

湖北提舉胡子上升

太府寺丞滄舜舉大臨

判潼州轉運王佐

直秘閣林懿成季仲 弟叔豹附

太常少卿胡季皐襄

司農卿林正甫湜

戶部侍郎馬會叔大同

資政殿大學士沈德之复

太府簿丘漢規柯

起居舍人倪起幾千里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四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四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武原錢　陛西乘氏閱

清正

三國吳凡一人

鄱陽太守魏周休騰

魏騰字周休，上虞人，河內太守朗之孫也。少與同邑吳範友善。孫策定江南，聞其名，辟爲功曹，以忤意見譴，將殺之，衆莫能救。賴策母吳夫人言，得免。語在列女傳。其

後事權復以事忤意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騰與範以風角占領太史令謂騰曰與汝偕死騰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闥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淚並良久權意釋乃免騰騰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騰性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偪終不回撓歷歷山潛陽山陰三縣

令俱鄱陽太守以清白稱於一府

晉共六人

尚書令陸祖言納

陸納字祖言玩之子也清操絕俗爲吳興太守不受祿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須行外白宜裝幾舡納曰私奴裝粮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被襆而已餘並封以還官遷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將軍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既至納所設惟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

大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復污我素業邪於是杖之

四十尋遷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俄拜尚書令恪勤匪

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羣小[illegible]

望淵而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

虎尋除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即以為贈

尚書僕射孔安國

孔安國字安國愉之少子汪之季弟也小諸兄三十餘

歲華從兄弟並乏才名以富強自立惟安國與汪少[illegible]

孤貧之操汪既以直諫稱安國亦以儒素顯孝武帝[illegible]

甚蒙禮遇仕歷侍中太常及帝崩安國形素羸瘦服喪

經涕泗竟日見者以爲真孝再爲會稽內史領軍將軍

安帝隆安中下詔曰領軍將軍孔安國貞慎清正出內

播譽可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藝

後歷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散騎常侍丁世康潭 子詁附

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吳司徒固之孫也初爲郡功

曹察孝廉除郎中稍遷丞相西閤祭酒元帝踐祚拜駙

馬都尉奉朝請尚書祠部郎時瑯琊王裒始受封帝欲

引朝賢爲其國上卿將用潭以爲中書令賀循曰[illegible]
中令職望清重實宜審授潭清淳貞粹雅有隱正聖明
所簡才實宜之遂爲瑯琊王郎中令會裒薨潭上書求
行終喪禮詔下博議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
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
盛則並全其重禮殺則猶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
不行三年至於臣爲君服亦宜以君爲節未有君除而
臣服君服而臣除者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成帝[illegible]
尋以潭散騎常侍侍中蘇峻作逆帝蒙塵於石頭[illegible]

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以功賜爵爲
安伯遷大尚書徙廷尉累遷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
屢表乞休詔以光祿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祿秩一加舊
制年八十卒贈侍中大夫如故諡曰簡子話位至散騎
侍郎

中書令王子敬獻之 子靜之附

王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
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
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王氏兄弟優

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古人之辭寡嘗夜卧齋
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
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
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
名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駮牸牛極有情態
起家州主簿秘書郎轉丞以選尚新安公主謝安進號
衛將軍請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
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凌雲殿榜未題
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櫈書之比訖

覺皆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過壽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及安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功勳上疏極言孝武遂加安殊禮未幾獻之遇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俄而卒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謚曰憲無子以兄子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

宋齊梁陳　共十二人

祠部尚書王伯重鎮之

王鎮之字伯重、中書郎耆之之孫、上虞令隨之之子、鎮之爲剡上虞令、並有能名、桓玄輔晉、以爲太將軍錄事參軍、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母喪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上虞舊墓、葬畢、爲子標之求安福令、隨子之官、服闋、爲南平太守、召拜御史中丞、執法不撓、百僚憚之、出爲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嶺南弊俗、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去

嘗之日不異初至武帝初建相國府爲諮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臺祠部尚書武帝踐阼爲於宜訓衛尉弟弘之自有傳

左衛將軍謝景先述 兄純附

謝述字景先小字道兒衛軍長史純之弟也劉毅鎮江陵純爲南平相及王鎮惡襲殺毅純聞變馳還入府左右欲引車外解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安之遂入遇害述時甫弱冠隨在江陵乃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漂流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

遇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達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達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殆達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感武帝聞而嘉之辟爲主簿甚被器遇尋爲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封吉陽縣五等侯元嘉二年拜中書侍郎後爲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領南郡太守義康入相遷又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並達清約孔無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達爲異常之交達美風姿善舉止湛

舞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遽有心虛疾性理時盛
乖謬卒於吳興太守及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昔
述惟勸吾退劉湛惟勸吾進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
也文帝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孫朓自有傳

侍中謝弘微密

謝密字弘微西中郎萬之曾孫也歷部車騎司馬父思
武昌太守弘微年十歲出繼從叔峻名犯所繼內諱故
以字行童幼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
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雖是司空

琰之子於弘微本服緦親戚中表素不相識事叔
皆合禮弘微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
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
關預混聞而驚歎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靈
運瞻曜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其外雖復高流時譽
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
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
懾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
尋轉員外散騎侍郎琅邪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混

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之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晉陵公主降封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廪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

不歎息或為流涕感弘微之義也弘微性嚴正舉動必
循禮度尊卑大小莫不敬之若神將有蔡滯之都及見
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文帝即
位為黃門侍郎遷尚書吏部郎參機密尋轉右衛將軍
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友睦之至舉世莫及口不言人短
見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聞之常亂以他語歷位中庶子
加侍中志在素宦畏忌權寵固辭不拜每獻替及陳事
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弘
微與親舊經營及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別

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之漢世孔光。及東鄉君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諸處，太傅安、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奴僮應屬弘微。弘微一不取，自以私財治喪。及啟混墓合葬東鄉，弘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元嘉十年卒，年四十二。文帝歎惜甚至，謂謝景仁曰：謝弘微年踰四十，名位未盡其才，此朕之過也。勅二衛千人營畢葬事，贈太常。弘微與琅邪王慧、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沈約曰：王慧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倩玉淡。又次問弘微

約曰，簡而不失，溥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實老，其見美如此。子莊自有傳。

御史中丞孔彥琳琳之 弟璩之子邈附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光祿大夫廞之子也。強正有志力，少好文義，解彈棊，妙善草隸。桓玄輔政，為太尉，以為西閤祭酒。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又議復肉刑，琳之極論變通之道，以為不可。議遂寢。玄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以是不見知。出為吳興太守。宋永初中為御史中丞，奏劾尚書令徐羨之虧違典憲。時羨之領揚

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中從事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使停寢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武帝甚嘉之行經蘭臺親爲臨幸遷祠部尚書不事產業家尤貧素卒贈太常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中從事

侍中王少明悅之

王悅之字少明晉右軍將軍羲之之曾孫也祖獻之中書令父靖之司徒左長史悅之少勵清操亮直有風檢爲吏部郎鄰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此

貴識小然少私不願聞之宋明帝泰始初爲黃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無介賜田五頃以爲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掌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承奢汰之後姦欺者衆悅之覆按無所避得姦巧甚多於是衆署共咒詛悅之病甚恒見兩烏人種之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十餘人桎梏之送淮陰審令渡瓜步江投之中流

黃門侍郎虞季瑤玩之

虞玩之字季瑤會稽餘姚人也通直常侍玫之子少閑刀筆泛涉書史仕宋爲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

虞玩之依法按之太后怨訴孝武坐免官元徽中為尚書右丞齊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為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親視之訛黑斜銳蒵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着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帝問其故答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簪敝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帝善之拜驍騎咨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輻湊高帝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及帝即位玩之表言便宜多

見採納遷黃門侍郎以久宦衰疾上表乞休許之玩之好臧否人物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逷使魏玩之言論不相饒借逷儉並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玩之歸家數年卒其後員外郎孔逭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挼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尚書左僕射王希季延之

王延之字希季昇之子也少靜默不交人事仕宋爲司

徙左長史清貧舍室穿漏褚彦回以啟宋明帝帝勑材官爲起三間齋屋歷吏部尚書左僕射宋德既衰齊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謗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昇明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齊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欲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江州俸祿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內未嘗出戶吏人罕得見焉雖子弟亦不妄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世事從容談詠而已後爲尚書左僕射尋領晉陵王師卒

諡簡子

祠部尚書虞景豫悰

虞悰字景豫餘姚人祖嘯父晉左戶尚書父秀之黃門郎悰少以孝聞父死終喪日惟食麥餅二枚仕宋位黃門郎宋明帝誅山陽王休祐至葬日寒雪厚三尺故人無至者惟悰一人來赴初齊武帝始從宦家尚貧薄數以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齊建元初爲太子中庶子累遷豫章內史上以悰布衣之舊從容謂悰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美遷祠部尚書

鬱林王立，兼大匠卿，已而被廢，悰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明帝立，悰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晏齎廢立事示悰，以悰舊人，引參佐命。悰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贊維新乎。不敢聞命。慟哭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眾議乃止。悰稱疾篤還東，詔賜假百日，轉給事中光祿大夫。尋卒。悰性敦實，與之知識，必相存訪，親疎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東觀祭酒虞士恭愿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宋元嘉中爲湘東王常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藩國舊恩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新安太守巢尚之曰此是朕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帝大怒使人驅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帝好圍棊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奕依品賭戲抗借帝曰皇帝飛棊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

非人主所宜好也尋兼中書郎出爲晉安太守晉安有
越王石常隱雲霧中太守清廉乃見愿至輒見無蔽郡
產蚺蛇膽可已疾不易得有遺愿者不忍殺放之山中
一夜蛇還床下以母老解職除後將軍褚彦回嘗詣愿
愿不在見其床上積塵成寸有書數卷彦回歎曰虞君
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
酒愿嘗事宋明帝齊初遷神主於汝陰廟愿拜辭流涕
建元元年卒

戎昭將軍虞次安衛

虞寄字次安中庶子荔之弟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性冲靜有栖遁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宜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荔曰此賦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及岳陽王詧爲會稽太守辟寄中記室領郡五官掾在職簡略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景之亂隨兄

人臺及城陷道還鄉里張彪往臨川強寄俱行寄與彪
將鄭瑒同舟而載瑋嘗忤彪意乃刼寄奔晉安時陳寶
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陳武帝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
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中書侍郎下詔徵之
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爲僚屬委以文
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
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
事以拒之寄知不可諫慮禍及已乃爲居士服以拒絕
之常居東山寺僞稱腳疾不復起及留異稱兵寶應資

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寶應不聽及敗走夜至蒲田顧
謂其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寶應既禽凡諸
賓客微有交涉者皆誅惟寄以先識免禍文帝尋勑都
督章昭達發遣寄還朝及至謂曰管寧無恙其慰勞懷
尋除衡陽王長史兼掌書記寄入謝帝曰所以暫屈卿
游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後除東
中郎建安王諮議加戎昭將軍太建八年晉太中大夫
寄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
臨危執節則辭氣凜然雖白刃不憚也前後所居官未

嘗至秩滿歲暮月便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每出游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爲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所製文筆遺亂並多散失

唐　凡一人

吏部尚書錢蔚章徽

錢徽字蔚章吳興詩人起之子登進士第僑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僑士游客以財代饋坐是得罪觀察樊澤閱其簿獨徽無有乃表署掌書記蔡賊方熾澤多募

武士。澤卒士頗希賞，周徽主留事，重擅發軍儲，不敢發。時大雨雪，士寒凍，徽先冬頒衣絮，士乃大悅，一軍以安。入拜左補闕，以祠部員外郎為翰林學士，三遷中書舍人，加承旨。是時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卻。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以論淮西事忤旨，改庶子，出為虢州刺史。入拜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並誘徽求致第籍。渾之者，憑弟也，多納古帖祕畫於文昌，皆世所寶。徽不如二人請，自取楊殷士與

巢巢者李宗閔婿殷士者汝士之弟皆以義氣與徽善文昌怒時帥劍南入辭即奏徽取士以私詔詰翰林及元稹時稹與宗閔有隙因是共擠之有詔王起白居易覆試而黜者過半遂貶江州刺史汝士勸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媿於心安事辯證邪勅子弟焚書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例以給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代貧民租入文宗立召拜尚書左丞告老不許尋以吏部尚書致仕歸徽與薛正倫魏弘簡善二人前死徽撫其孤至婚嫁與己子無等佳鹿子[illegible]

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儼錢二千萬不納戢言非當路可無讓儼曰取否在義不在官也卒年七十有五贈尚書右僕射

宋一 共四十人

翰林學士詹存孝騤

詹騤字存孝縉雲人大中祥符元年舉進士第一人眞宗御書青桑桂二字賜之時年二十二官至大中大夫翰林學士致仕性嚴重予適中第歸省踰期拜庭下父不顧命去袍笏杖之曰毋以一第縱怠也二子俱以孝[illegible]

翰林學士錢醇老藻

錢藻字醇老、彥遠之從子也、幼孤刻厲爲學、第進士又中賢良方正科、爲秘閣校理、慈聖后臨朝、藻三上書乞還政、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平居樂易無崖岸、而居官獨立守繩墨、爲政簡靜有條理、不肯徇私取顯、數求退、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卒年六十一、神宗知其貧、賻錢五十萬、贈太中大夫、

朝請郎錢景諶

錢景諶景臻之從兄也、繇殿直巡轄兩京馬遞、中進士

第初赴開封解試時王安石得其文以為知道者既薦
送之又推譽於公卿間自是執弟子禮景諶執喪居許
間安石得政喜因事來京師謁之方盛夏安石與僧智
緣臥於地一最親者袒坐其側顧景諶襪服脫帽未及
他語卒然問曰青苗助役如何景諶曰利少害多異日
必為民患又問孰為可用之人曰居喪不交人事而知
人尤難事也遂辭去後調官復來安石已作相又往謁
之安石令先與弟安國相見安國亦與之善謂景諶曰
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景諶曰百事皆可為所

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及見安石安石欲令治峽路役書
且慰以戎瀘蠻事景諶曰峽路民情僕固不能知而戎
瀘用兵繫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願擇知兵愛民者
安石大怒坐上客數十人皆爲之懼退就謁合賞激之
與誑以爲矯者參半景諶笑曰自古以來好利者衆而
顧義者寡故天下萬事皆由人而不在於已苟爲利所
動而由於人則盜亦可爲矣夫盜之所以爲盜者利勝
於義而不知所以爲之者耳吾又何憾焉遂與安石絕
熙寧末從張景憲辟知瀛州終身爲外官僅至朝請郎

而卒、

秘閣檢理王介

王介常山人、強記博聞、性亢直、以名節自負、舉制科、累官秘閣校理、與王安石游、甚歡然、未嘗降意相下、初安石屢召不起、後受學士之命、介作詩寄之、有云、草廬三顧動春夢、蕙帳一空生曉寒、蓋有所不滿也、及安石秉政、介老死不復通一字、君子以爲不愧其名、

翰林學士錢穆父勰

錢勰字穆父、彥遠之子也、生五歲、日誦數千言、以蔭、即

尉氏縣、授諸內銓主簿、判銓陳襄嘗登進班簿、神宗稱
之、襄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勰爲之耳、明日召對、擢任
以清要官、王安石使弟安禮來見、許用爲御史、勰謝曰、
家貧母老、不能爲萬里行、安石知不附已、命權鹽鐵判
官、歷提點河北京東刑獄、元豐定官制、勰方居喪、虛於
左司郎中、格目書其姓名、須終制、日授之、奉使弔高麗、
外意、顧謂欲結之以北伐、勰入請使指、帝曰、高麗好文、
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無他也、乃求呂端故事以
行、凡饋餼非故所有者、皆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

餉金銀器四千兩總曰在館時旣辭之矣今何爲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賫已受矣總曰左右賫各有職吾惟例是視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還拜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總隨卽剖決無不中理乃驚詫去贊臧爲之歛手蘓軾嘗乘其据案時遺之詩總捧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筒所未見也哲宗初政翰林飲學士章惇三薦林希帝以命總仍兼侍讀以嘗行摯誥詞懼而求去帝曰豈非摯摯非少主之臣硜硜無

大臣之節者乎朕固知之毋庸避也悖因是極意排詆颺金臺攻之言不已罷知瀘州卒於官年六十四元符末追復龍圖閣學士

白牛居士陳令舉舜俞

陳舜俞字令舉嘉興人強記博學從胡安定瑗遊舉進士嘉祐間中制科第一熙寧初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召試館職不就會青苗法行不奉令上疏自劾責監南康軍酒稅直道自信無所回撓在賍所日與太傅劉凝之跨雙犢窮泉石之勝自號白牛居士鄉人名其所居

曰白牛鎭清風里及卒藴文忠爲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將以身任天下之事而一斥不復士大夫叢與不識皆涕悲之所著有都官集廬山記行於世

祠部員外郎强幾聖至

强至字幾聖錢塘人少有志節力學問與俗喜嬉遊事請謁至一切謝絶讀書屬文忘晝夜寒暑鄉爲舉首登進士工古文尤積思於詩居官聽獄訟不視勢高下輕重窮究辯析平反甚衆居喪毀瘠逾制其治終事一出己力不資於人韓琦罷政事鎭京兆徙鎭相魏常引至

自助琦上奏及他書記皆至屬稿琦乞不散青苗錢遂
聞其奏曰此必強至之文也一日琦行一事不關由僉
廳至遂力辭去琦言小事至曰小事尚爾何況大事遜
謝數日乃肯留琦數薦充館閣未及用而卒官至祠部
員外郎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曾鞏爲之
序

右司員外郎吳師禮

吳師禮錢塘人太學上舍賜進士第元符初除秘書省
正字以餞鄉浩免官徽宗時爲開封府推官擢右司諫

改右司員外郎、歸禮工翰墨、徽宗訪以字學、對曰、御墨
之、初皆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技對、治蔡王獄、不使誣
及王人服其公、累遷右司員外郎以直秘閣知宿州卒、
嘗與江公望相值、公望問曰公得志、當何如、對曰、當爲
人作豐年耳、由此定交、

給事中傅子駿崧卿

傅崧卿字子駿、山陰人、嘗試第一、擢甲科、累遷考功員
外郎、方士林靈素得幸、造符書、自輔臣以下、皆從靈素
師授、崧卿與曾幾、獨不往、被譴、出爲浦圻縣丞、高宗即

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詔問建都孰便崧卿言建康建國宜定基本以濟中興北虜渡江上自越幸四明崧卿虜後乘障盡死力拜浙東防遏使明年知越州上自永嘉還越崧卿乞減供億省用度華中旨有不便輒執奏賜可乃已後金師復大舉入寇上將親征崧卿入對言留都管鑰旁郡輔翼當及鑾輿未發亟圖之庶無後慮上稱善進給事中尋罷歸自國家多事常慷慨欲以功名自見與客言及國事輒憤詫或至流涕攬鏡見齒髮衰落歎曰吾遂無以報國家而死乎在上前論

議尤感激未及大用而卒時人惜之所著有燕居溪堂集六十卷西掖制誥三卷其夏小正傳最行於世

福建提舉吳守約詳 子祗若附

吳詳字守約崇寧間爲蘇州教授高簡自持不爲貴勢所屈時中貴朱勔以花石綱住蘇州勢焰薰灼有司曾息奔走如屬官詳獨不屑見之人稱其介及爲福建路茶司提舉以廉著名入仕四十年無一椽以庇風雨子祗若登紹興十五年進士

華陽令唐恕 弟意附

唐恕餘杭人參知政事介之孫也崇寧中爲華陽令盛以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譴責免歸其弟意方爲廬陵令亦以難自免兄弟杜門躬耕懇辭以宣教郎致仕靖康元年御史中丞許翰言其高行起爲監察御史意亦以宰相異疏薦名對而貧不能行竟餓死餘杭山中

潮州判沈次仲造

沈造字次仲縉雲人以進士歷官通判廉直不阿一心民事故隨在有美頌初知漳浦海寇作亂將及境閩漕有檄辟郎引去曰毋驚沈令及判潮郡有韓山裨[illegible]風

男女以祭歷政畏憚之修饗不敢後時造焚其廟毀像得巨虵殺而烹之凶祀遂絕議者以方韓昌黎之驅鱷云造卒潮民相率聚哭祠下三日始去工書善文章有文集二十卷胡椎評其書似歐陽率更而清勁過之

翰林學士毛逵可友　弟奎子开附

毛友字達可西安人少游太學與同郡馮熙載盧襄號爲三俊登進士第累官廣陵帥了翁陳瓘從玉陽道出都江或疑其蔡黨瓘先遣書友答報加禮且云公立朝行已風采重於一時某願見而不可得即出郊候瓘

手集語如平生交稀亦待之無間尋守鎮江時方臘已殘睦歙監司猶不以實聞友具奏時宰相主應奉諸使者皆朱勔客怒其張皇友遂監觀其謝表曰兩群生靈已罹非命一道使者猶謂無他舉闔以書謇於親舊曰敵遁江淮阻過賊勢斯人有助也後官翰林學士卒所著有獨柯集弟奎子开皆有名

吏部郎李彥淵穀

李穀字彥淵富春人登進士中宏詞科爲會要所檢閱官刊正謚法宜和初提舉廣東市舶居官廉直珍貨一

橐所取未幾、船商輻輳、召四盜邏之於途、乃胠篋隨行書帙而已、盜亦斂衽退、紹興間、船商以黻清節聞於朝、除比部郎、尋遷吏部、秦檜欲以子與黻女為婚、却之、遷將作監、檜屢遣子就學、黻告曰、為天子卿監、豈為宰相教子、遂丐外、持憲閩部、易江東、論劾權臣、累奉祠、不得榮望、卒年七十七、黻澹泊寡欲、廉直之節、重於一時、雖年譜、貪與痴已絕、獨嗔未盡去、因榜其小室曰去嗔齋、著有去嗔居士集、

刑部郎史祺孫

史觀孫受吉人舉政和進士第以刑部郎出典贛與閩二郡初秦檜誅岳飛命祺孫蒐索其家交游書札祺孫悉焚之曰誣人以求榮吾不爲也遂引年而歸

虹縣尉徐端益

徐端益婺之蘭谿人靖康間以右科爲虹縣尉高潔自持不屑阿徇以取客時張邦昌僭立手書到縣令以下迎拜宣讀如程者迎詔儀端益獨植立不爲屈膝高宗卽位向子諲言於朝爲易文資以旌異之說者以端益之一立比狂瀾之砥柱至今讀之令人委靡之氣都盡

殿中侍御史沈德侔畸 子滸附

沈畸字德侔德清人第進士歷官州縣崇寧中擢監察御史畸至臺欲有所論建而大察無言事法乃請歷上十事言花木擾民土木獘國冗費多恩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睽隔其論當十夾錫錢最爲剴切不報進殿中侍御史時蔡京與穎州錢獄欲附章綖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御史張茂直鞫之株逮至千百強抑使承盜鑄罪死者甚衆京猶以爲緩帝獨意其非辜遣畸與御史蕭服往代孝壽將啖以顯仕自爲左正言及擢侍御史畸至

獄。即月决釋無佐證者七百人。歎曰。爲天子耳目司而
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閒實平反以聞京大
恚。削嘀三秩。貶監信州酒稅。未幾卒。既而獄事竟復爲
會明州使者持勑至家。將發棺驗實。嘀子濟泣訴乃止。
廷參初。贈龍圖閣直學士。濟官至右正言。

浙江提點刑獄王與正師愈

王師愈字與正。金華人。登紹興戊辰進士。初調建州崇
安尉。母喪不行。服除。歷官州縣。乾道中。召除金部郎官
兼崇政殿說書。召見言事。御札俾條奏。嘗稱之曰。王師

僉謂言御史才也、尚書楊俊、陰附魏忠賢、欲脅諸郡積逋以償內府貸銀、師愈以為固上擾民、持不可、罷知饒州、後除浙江提點刑獄、吏祠卒、師愈為政仁恕而綱目整齊、所至賑荒恤民、聲績顯著、皆卓可傳、斥外二十年、人皆以不究用為恨、

細高尚士黃槐卿中輔

黃中輔字槐卿、婺之義烏人、讀書工文辭、以奇節自負、紹興中秦檜和議既成、日使士大夫歌頌太平之美、但有言其奸者、輒捕殺之、中輔每對客言及時事、必罵賊

檜嘗作樂府題太平樓有快磨三尺劍欲斬佞臣頭之句檜聞大怒蹤跡不得而止居鄉每爲仇家所挾將發之會檜死乃免自號細高居士名其齋曰轉拙

吏部侍郎應仲實孟明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登隆興癸未進士歷官樂平縣丞以薦爲詳定一司勅令所删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好疆場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次乞申嚴監司庇貪吏薦舉徇私情之禁帝嘉獎久之他日宰相進擬帝出片紙書二人姓名曰卿何故不及此其一人

爲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出爲福建提舉常平陛辭帝諭之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贓吏事有不便宜悉意以聞帝一日御經筵因論監司按察顧謂講讀官曰朕近得數人應孟明其最也尋除浙東提點刑獄以鄉郡引嫌改使江東會廣西謀帥帝謂輔臣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明者進直秘閣知靖江府兼廣西經畧安撫使廣西病於鹽法追逮禁錮民不聊生孟明疏奏除之光宗即位召爲吏部員外郎累遷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寧宗立拜太府卿權吏部侍郎卒贈少師孟明以儒學者

臬、受知人主、官職未嘗倖進、韓侂冑遣客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固却不從、士論以此重之

吏部侍郎閭丘逢辰昕

閭丘昕字逢辰、麗水人、爲婺州義烏令、有政績、薦授監察御史、累遷吏部侍郎、給事中、以敷文閣待制、知溫州時有薛某者、秦檜親黨也、居郡中、承檜密旨、俾造滌器昕持正不從、薛怒、誣秦檜罷斥之、昕遂拂衣歸、昕嘗憤權臣專政、作周易二五君臣論、以排用事者、平生不殖產、至無宅可居、事聞、朝廷給宅賜之、太守馬光祖即其

廸建祠、扁曰清風、鄉人趙崇墨爲太常、陳乞請謚、太常博士趙崇播議曰、孟子稱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故得失寵辱、皆浮雲飄瓦、若所爲言官爲給舍、爲選部、以奬廉靖、惜名器爲先務、故不爲權勢所撓、眞集規於孟子所謂大丈夫者矣、謚法廉官潔正曰清、一德不懈曰簡、請合二美、以易所名、考功郎洪勳覆議曰、士有去百年而使人追思、所以表章此其名節、必有不可泯者、至如所剛毅之氣、不可奪也、請如太常議奏、謚清簡、

湖北提舉胡子上升

胡升字子上、麗水人、博雅工文辭、初任彭澤丞、終湖北提舉、紹興初、郡將耿延禧創譙門、委諛上梁文并記刻石畢、以錢十萬、酒百壺餉之、辭曰、升雖貧、終不爲一譙門所累、邦人高之、

太府寺丞潘舜舉大臨

潘大臨字舜舉、松陽人、嘗以兩浙運司主管文字書擬溫州獲海寇五十人、閱其實釋無辜者半、復以太府寺丞出稚真州茶鹽、時相以金幣人諷之、曰有羨獻卽

受賞大臨日吾一錢皆籍縣官矣餘何取大全怒馳代者夜半奪印去後知廣德軍

判潼州轉運王佐

王佐松陽人領鄉薦入太學尋補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言用兵開邊不可時韓侂胄欲藉此立功見策憤然諷御史胡紘劾佐狂妄出判潼州轉運司事佐蒞官政善人賴休息嘗作利州州學記云聖人之道以修己治人爲要而世方以道爲僞以窮經明理爲僞而時方以僞爲黨是非出於一時公議定於萬世四川安撫使

程松以爲譏訕朝廷奏罷落職主管鴻禧觀歸之日單車就道篋惟衣冊而已

直秘閣林懿成季仲 弟叔豹附

林季仲字懿成永嘉人登宣和第調婺州兵曹遷仁和令兵亂捍禦有功改宣教郎高宗幸永嘉中丞趙鼎薦爲臺官及鼎輔政累遷吏部郎官對乞重縣令之選且云願從陛下丐一令以自効臣承乏郎曹求爲縣令似不情者然官職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爲重則重在郎官以斯民爲重則重在縣令古人有言曰請自隗始

郎官出宰百里請自臣始尋除太常少卿尋罷相亦出知泉州尋再相奏今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無所措手足乃除檢正時秦檜主和議季仲上疏引夫差句踐事爭之大忤檜意罷去久之起知婺州以直秘閣奉祠優游田里八年卒弟叔豹守德惠以進士知慈谿值金兵入鄞姦民相挺作亂叔豹擒渠首惡邑賴以定終江東轉運副使

太常少卿胡季皐襄

胡襃字季臯永嘉人登紹興第教授婺州轉臨安召見御史臺主簿明年遷監察御史監闈于監秋試時時擢客某方以魁選自期及榜揭乃溫人吳蘊古客大怒訴之時相時相亦怒亟擢鄭仲熊爲正言仲熊即劾之曰自趙鼎立專門之後有司附會專務徇私不論才與不才有是說必致高第今襃又爲之倡欲使人人盡歸鼎之門而後已遂罷隆興初以王十朋薦除江西提刑召對備言宣靖間事臣實親見豈惟廟謨外失亦由人心內離願陛下攬觀覆轍備而後動孝宗傾聽除太常少

卿兼樞密都承旨左相陳俊卿雅相敬重襄每燕見必舉當世弊事與政所宜先者俊卿喜其助已益重之以疾求去除直徽猷閣江東提刑移福建卒襄早學於胡安國固已一出於正晚復交武夷朱氏由是體用浹洽本末純粹朱氏嘗語人曰永嘉前一輩人物究竟終殊蓋指劉許以後及襄也

司農卿林正甫湜

林湜字正甫平陽人登紹興第調富陽尉以弭盜功與秩知晉江縣適造戰艦湜不忍歛民欲弃官去諸營密

春秋義之成助其役鹽成而民不知秩滿室城攀留輿不得行夜從間道去通判南劍州奏罷榷酒除監察御史以不阿比爲小人所忌爲殿試參詳官某士對策訕切湜擬爲第一不用及侍御史劉克莊下遷湜曰可以行矣遂出爲江西轉運判官歲捐科名之在漕司者數萬緡而漕計不虧歷太府司農卿韓侂胄擅權侂惡正士力請外進直龍圖閣致仕卒朱晦菴既以黨斥士諱出其門湜獨執弟子禮不變君子以是重之

戶部侍郎馬會叔大同

馬大同、字會叔、建德人、登紹興進士第、自爲小官郎以
剛介聞、改秩除國子監簿、對便殿、上與語、輒奏不然、明
日謂宰執曰、夜來馬大同奏對、朕與之辨論、凡不然朕
說者三、氣節可嘉、由是簡知孝廟、有大用意、後尋對上、
親陳恢復大計、歷中外要官、必求盡職、以洗寃澤物爲
已任、所至雖遐僻童孺、無不知大同名、仕至戶部侍郎、
學者稱爲鶴山先生、

資政殿大學士沈德之夏

沈夏字德之、德清人、紹興中進士、爲太常主簿、賜對便

嚴、論古昔公卿、身兼將相、商臬之畢、尹賞觀師、東山之

羅、周公專之、漢之諸葛、晉之杜預、唐之李靖、類皆儒者

之儲、出乃今士大夫、叩不談兵、緩急孰可任用、上悅、除

宗正丞、歷官工部侍郎、一日上問版曹財用幾何、今儲

者幾何、所用幾何、虧差幾何、復一一奏對訖、於所佩夾

袋中取小冊進呈、無毫髮差、上大喜、次日問宰相、侍郎

有過政府例否、梁克家奏云、陛下用人、何以例爲、遂特

拜端明殿學士、同知樞密院事、時大臣專政、同列咸媚

承之、復毅然中立、每公會、一指之外無他言、前殿論議、

不爲少貶後以資政殿大學士出知荆南西川鎭江福州所至風采聳然卒謚簡肅真德秀序其集謂將古大臣蹇諤之風

太府簿丘漢規何

丘何字漢規遂安人登乾道進士第宰連江有聲部使者交薦不自售由是浮沈州縣幾始登朝監進奏院遷太府簿時方諱道學指以道爲諱士而廟廊獻納下亟屏異諸集絕口不言性命等字雖六經孔孟語亦避之何獨奏疏論中庸及皇極僞黨之説語意懇切慶元予

巳嘗有事於南郊太常缺卿丞肆儀宰相以何名聞遂攝卿行禮自受誓戒至飲福細大無違名聲驟起方將超擢而晨入署舍暮還僦邸不肯一謁當路積二年出守袁州卒

起居舍人倪起萬千里

倪千里字起萬東陽人七歲能默誦九經諸子入上庠月書魁列學者宗之登淳熙進士議論文墨籍甚開門授徒戶外屨滿以縣最擢御史公餽不入門私書不出闔退食蕭然如山林遷右正言以言事忤大臣除起居

舍人、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並兼侍講、卒於位、特贈右文殿修撰、階朝奉大夫、

兵部郎孫居敬蒳

蒳字居敬、東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第三人、累官太學正、遷博士、進監丞、時京尹辱武學生不以其道、蒳抗疏爭之、不報、遂請外、知漢陽軍、六館之士悉出餞、尋知黃州、憲湖南、所至皆有善政、嘗書眞實心地簡徑法門八字於座、仕終兵部郎官、所著有晦庵集、

刑部侍郎蔡行之幼學 子箸節乾附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孝宗策士聞其才將置首列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切直其言有曰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允文克家也允文等惡之遂得下第為廣德軍教授入為校書郎數論列時政韓侂胄求挽除提舉福建常平時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為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有勸侂胄收召善士乃召為吏部員外郎歷福建安撫使知泉州知福州召為權兵部尚書兼詹事

卒於官諡文懿幼學早以文名於時而中年述作益務根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性情之正者不道也所著有年曆大事記列傳舉要等書子三畬節範而範故有名守衢化行山洞卓有殊績終於吏部侍郎風力峻整直已不阿爲時名臣